

子鱼论战 僖公二十二年

左 传

楚人伐宋以救郑。以宋襄公伐郑故。宋公将战。大司马固谏曰、天之弃商久矣。宋、商之后。

君将兴之、公将图霸兴复。弗可赦也已。获罪于天、不可赦宥。言不可与楚战。弗听。及楚人战于泓。弘、泓、水名。总一句。

宋人既成列、宋兵列阵已定。楚人未既济。楚人尚未尽渡泓水。是绝好机会。司马曰、彼众我寡、及其未

既济也、请击之。公曰不可。何意。既济而未成列、机会犹未失。又以告。省句法。公曰未

可。又何意。既陈阵、而后击之。宋师败绩。大崩曰败绩。公伤股、门官歼尖、焉。门官、守门之官、师行则从。歼、尽杀也。○

二句、写败绩不堪。国人皆咎公。归咎襄公不用子鱼之言。公曰、君子不重、去声、伤、不禽、同擒、二毛。重、再也。二毛、头黑白色者。言君子于

敌人被伤者、不忍再伤。头黑白色者、不忍擒之。○二句引起。古之为军也、不以阻隘也。阻、迫也。隘、险也。言不迫人于险。○释上不可意。寡人虽亡国

之余、不鼓不成列。亡国之余、根弃商句来。鼓、鸣鼓进兵也。言不进兵以击未成阵者。○释上未可意。子鱼曰、

君未知战。一句断尽。勍、强也。敌之人、隘而不列、天赞我也。成阵、是天助我以取胜机会。阻

而鼓之、不亦可乎。

迫而鼓进之、何不可之有。

犹有惧焉。

犹恐未必能胜也。○加一句、更透。○辨不以阻隘、不鼓不成列。

且今之勅者、

皆吾敌也。虽及胡耆、

苟、获则取之、何有于二毛。胡耆、元老之称。言与我争强者、皆吾之仇敌。虽及元老、犹将擒之、何有于二毛之人。

○辨不禽二毛。

明耻教战、求杀敌也。伤未及死、如何勿重。

明设刑戮之耻、以教战斗、原求其杀人至死。若伤而未死、何可不再伤以死之。○

辨不重伤。

若爱重伤、则如勿伤。爱其二毛、则如服焉。

若不忍再伤人、则不如不伤之。不忍禽二毛、则不如早服从之。○再辨不重伤、不禽二毛、

更加痛快。

三军以利用也、

凡行三军、以利而动。

金鼓以声气也、

兵以金退、以鼓进、以声佐士众之气。

利而用之、阻隘可

也。

若以利而动、则虽迫敌于险、无不可也。

声盛致志、鼓儼

儼、参错不齐之貌。指未整阵而言。声士气之盛、以致其志、则

鼓敌之儼、勇气百倍、无不可也。○再辨不以阻隘、不鼓不成

列、更加痛快。○篇中几个可字、相呼应妙。

宋襄欲以假仁假义、笼络诸侯以继霸、而不知适成其愚。篇中只重阻险鼓进意、重伤二毛带说。子鱼之论、从不阻不鼓、说到不重不禽。复从不重不禽、说到不阻不鼓。层层辩驳、句句斩截、殊为痛快。